马一浮交往词研究

俞红艳 魏培鑫

（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4）

摘要：作为近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马一浮创作颇丰，但其词作仅占其作品的一小部分，故而，学界对其词作的研究也寥寥无几。而其词作大多为交往词，研究其词作，有利于全面把握马一浮创作情况。本文拟就其交往词进行研究，了解其词作酬唱活动，进一步把握马一浮词作状况。

关键词：马一浮；交往词；和古人词；今人酬唱

作为“一代孺宗”， 马一浮创作了大量诗文，而词作仅有103题，137阙（见于《马一浮全集》），其中《芳杜词胜》收录27题，32阙；《芳杜词外》收录53题，75阙；《词辑佚》收录23题，30阙。在这些词作中，有49题、54阙为交往词，占其词作近一半之多。研读其交往词，可窥探出马一浮先生的交往范围及其人生思想。下面主要从和古人词、今人酬唱两方面进行阐述。

一 和古人词

马一浮交往词中三阙为和古人词，分别为《水调歌头·中秋喜和东坡韵》（明月四时有）、《水调歌头·戏作俳语再和东坡韵》（试问女娲氏，）、《双双燕·燕语和史邦卿韵》（莫干旧无燕）。

在词集中可发现两首《水调歌头》均作于一九五八年。马一浮先生为何会和这两个词调呢？考察其该年词作，会发现马一浮在一九五八年所填的词全用了《水调歌头》词调。词集中所收录该年词作共四首，均为和答词，两首和东坡韵，两首和忍寒公。而《双双燕》一阙作于一九六五年，《芳杜词外》共收录该年词作三首，分别为《西江月》、《浣溪沙》还有《双双燕》。而《年谱传记》中却记载“全年有诗八十一题一百二十三首，词两阙”[[1]](#footnote-1)两者亦有出入。《双双燕》一阙所流露出来的感情与其该年诗句“残念流滞已嫌多，何幸须臾出网罗”等句有想通之处，暂且可认为《双双燕》一阕作于一九六五年。

先生为何用《水调歌头》这个词调呢？暂且可释为先生喜欢该词调，但为何在一九五八年创作该词调较多呢？在《年谱传记》中可探出些许原因，一九五八年，先生已七十六岁，身体不适，七月主要在杭州饭店避暑，在避暑期间，“跋临《东坡书昌黎柳候祠碑歌词》，认为东坡大字‘体式均骏快可喜’，此碑则‘钩勒稍差，气韵减矣’”[[2]](#footnote-2)既然先生跋临东坡大字，必然研读东坡诗词，而东坡《水调歌头》为后世传播、咏唱，影响深远，先生自然也会心领神会，和词以寄之。

《香严阁日谱》记载：“先生于庚寅夏四月望，移寓苏堤定香桥蒋氏别业之香严阁”[[3]](#footnote-3)之后一直居住于此，直到先生仙逝。在《年谱传记》中得知，马一浮先生一九五八年主要待在两个地方，一蒋氏别业，二杭州饭店。那么，以上两首和东坡词作于何时呢？《年谱传记》记载：“七月，就杭州饭店避暑，但不耐室内冷气，‘形同穴处’，小住半月即返”。[[4]](#footnote-4)故可知，中秋节时，马一浮已返回西湖蒋氏别业，那么这两首和东坡词当作于蒋氏别业中。

第一首词，先生开门见山，回答八百多年前苏东坡的提问，似与东坡交流思想。虽为和东坡词，先生却冷静而客观地分析现实生活，虽也感叹“俯仰峥嵘寥廓，几度十分圆？”但终究妥协，发出“休远望，沈醉后，且高眠”的呼吁。而东坡则俨然以仙人的形象在词中“起舞弄清影”，极具浪漫主义色彩。第二首词，先生以游戏之笔状宇宙万物，抒人生之感。第三首词作于马仙逝前两年，先生和史达祖韵，以群燕之来巢映射时事，叙写流离之感，此流离之感不仅为群燕之感，更是先生一生零落之感。考察史达祖原词《双双燕·咏燕》（过春社了），会发现马先生词中群燕流离、“惊心贴地争飞”，史邦卿词中春燕欢愉，“飘然快拂花梢”；马先生词映射现实，期望社会和平，史邦卿词抒写燕子姿态，抒佳人孤独之感。

二 和今人词

 （一）寄学生词

马一浮对学生的要求极严，重品学、气质各方面，不随便收录。故其入室弟子，“不过一二十人”（龚慈寿遗稿）。学生每有习作，马“总是以诗词唱和”（《龚慈寿遗稿》）。而与学生的诗词酬唱，是马交往词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。与学生的交往酬唱一方面显示出马的教育新理念，另一方面还彰显出其对学生所寄之厚望。《马一浮全集》中收录和学生词共六首，分别为龚慈寿先生唱和词三首，与蒋国榜两首，与吴敬生一首。

其实，马一浮与学生唱和词远远超过收录在全集中的数量，在其年老之时，曾多次与学生唱和。在《年谱传记》中有记载：“一九五零年，庚寅。全年有诗五十题五十五首，词二十三阙。……其中与蒋苏庵唱和、出游的就有十四首。”[[5]](#footnote-5)而词集中收录一九五零年和答蒋苏庵词却只有一首，与《年谱传记》中的记录相差悬殊。可见先生著述之多，与其词作收集整理之难。

为何马在一九五零年与蒋苏庵交游如此之多？在《香严阁日谱》中，可知答案，他于是年搬入西湖蒋氏别业，与蒋苏庵朝夕相处，自然交游唱和也多，在该年日记中，几乎每篇都提到将苏庵，如六月三十日记“苏庵见示五绝十二首，诗思益进”。七月六日记“苏庵复作《湖居杂兴》十二首见示”[[6]](#footnote-6)，七月廿二日、廿五日，八月廿一等日记中均记载有与蒋苏庵的交往。从中不仅可看出马一浮对学生的教导，也可看出他与蒋苏庵的深情厚谊。

 在龚慈寿遗稿中，收录了马的和词： “1951年,先生作《木兰花慢·楔日答慈受见赠》……”[[7]](#footnote-7)龚慈受遗稿中，介绍了词作的创作背景：“农历2月25日，是先生的生辰……每年楔日，他都有诗篇抒写胸意，并以答谢友好存问。”从词作内容来看，亦可大致猜出词作所寄托的感情。其时马年近古稀，楔日过，春亦残。先生不禁感慨“百年流幻易尽”，但他依然保持乐观心态。纵使猛雨漂花，惊风憾柳，依旧珍惜余春。此词勉励学生，亦自勉。

龚慈受(1908一1989)是马先生最后一位拜门弟子，曾任复性书院编校， 平时与马先生过从甚密，亲炙多年。1950年以后，为先生抄写、整理诗文稿，先生1949年至1967年诗，均由他手抄一式三份，两份交先生，一份自留。

龚慈受先生遗稿中还有其他两首词：

1953年，先生作《木兰花令·答慈受楔日见赠》……甲午二月下烷, 镯戏老。”；1954年，我作《洗溪沙·苏竟湖上别业碧桃盛放同侍一浮师观赏》……灵芸见处料应同。”[[8]](#footnote-8)

龚慈寿指出马一浮作《木兰花令·答慈受楔日见赠》与《烷溪沙•积雨初晴苏盒邀看桃花和慈受作》的具体时间分别为一九五三年与一九五四年，而收录在《马一浮全集》的《芳杜词外》却分别将两首词放在一九五四年与一九五一年，时间有出入。不知是龚慈寿先生记忆有误，还是《马一浮全集》整理有误，总之，对于先生作品集的整理的确存在一些问题。

古稀之年，先生身体状况欠佳，每有疾病缠身，所幸先生医术颇佳（曾在危急中救治谢无量，日记中也多次讲到开处方自治），援禅入儒，性豁达，感悟人生无有了期而发之一笑，坦然面对生命。

先生与蒋苏庵酬唱词有两首，分别为《水调歌头》（此土足山水）[[9]](#footnote-9)《南歌子·东坡生日和苏庵盦用朱充隐韵》（应迹千年远）两首词分别作于一九五零年，一九五四年。当作于先生居住于苏堤蒋氏别业时，《香严阁日谱》七月廿二日记载：“为苏庵书‘濠梁’二字悬于桥亭，用敬生言，所以寄吾濠上之思也。”七月廿五日日记中复记：“雨凉，作《水调歌头》一阙，书与苏庵，为书‘濠梁’榜而起兴也。”[[10]](#footnote-10)故《水调歌头》一阙当于一九五零年七月廿五日作于蒋氏别业。

《南歌子》一阙作于一九五四年，从《年谱传记》得知，先生一九五四年填词三首，词集中亦收录三首，分别为《木兰花令·答慈受楔日见赠》、《南歌子·东坡生日和苏庵盦用朱充隐韵》还有《木兰花令·为高存道南塘鱼舍图》。一九五四年，“蒋庄所在地‘花港观鱼’扩建为‘西山公园’，先生就园中各景点安名，题咏”[[11]](#footnote-11)故《南歌子》一阕当于该年十二月十九日作于蒋氏别业。

 蒋国榜（1893-1970）晚年随马一浮游，常居杭州西湖。先为先生友，20世纪40年代，执贽拜门，《年谱传记》中记载：“一九四零年，丁亥，六十五岁，蒋苏庵於是年拜门”[[12]](#footnote-12)。蒋国榜事先生甚谨，1950年，请先生入居其别墅苏堤蒋庄，直至1966年被迫迁出。先生称其为“雅士”，说其“性不谐俗而喜为诗”，戏称是“资产阶级雅人”[[13]](#footnote-13)。十余年间，师生唱和，其乐融融。

与吴敬生和词一首《木兰花令·山中漫兴示敬生》（乘风直上千峰杪，云汉低横寰宇小），《年谱传记》中记录了该词的创作背景，一九五七年，“初伏前二日，由吴敬生、汤俶方陪同至莫干山避暑……有《山居罢游答客问》、《木兰花令·山中漫兴示敬生》等诗词。”[[14]](#footnote-14)先生此词活泼灵动，以游戏之笔写生活中的小乐趣，却不知，同年十月，吴敬生病逝。真成“一梦到华胥”，不免让人扼腕叹息。吴敬生名春桐，从先生30余年。晚年先生外出避暑亦曾随侍。先生深信之，凡事对其纵言无隐。先生称其“气质其美”，所以“期之者甚深”[[15]](#footnote-15)有较多的示语，示书及赠诗。

先生与吴敬生唱和频繁，大多为诗歌酬唱。如：《为吴敬生题耕织图》、《慰吴敬生失女》等诗歌，从内容上来看，大多为较严肃的生命话题，而仅有的一首词却以教活泼的笔触写就，其中之意颇耐人寻味。

（二）友人唱和

先生一生交游甚广，可得而数者有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马君武、周孝槐、叶左文、曹子起等人，皆一时名流。据《芳杜词胜》《芳杜词外》《词辑佚》所收词考，与先生有词相酬答者十三人，其中有先生崇敬的长者金蓉镜；先生同事或文字之交刘仲夷（彝）、沈尹默、夏承焘、刘弘度、姚鹓雏、龙榆生等；亦师亦友之吴希之；总角之挚友谢无量。据《马一浮全集》所收词，先生共有四十一首与友人交游之词。

马一浮交游词中，仅存两首题画词，一首为题朱晓崖（岩）画千佛图之《齐天乐》（紫金光涌蟠胸字，眉毛更看拕地）。朱晓崖（岩）为温处道台王祖光所赏识，推荐至文渊阁大学士王文韶府中作画师。后弃官而卖画自给。晓崖事佛之心甚笃，《千佛图》绘成之后，金士羽与印光大师皆为作序，为一时盛举。1919年，马一浮作《朱晓岩翳画赞》，称其为“今之大画师”、“深入画三昧”，赞其“舍官而卖画，善能用其道”。马一浮给予朱晓崖此画极高的评价，谓其参悟画中“三昧”，并将其与吴道子并称。词中马一浮使用了许多佛教术语，如“双树”“阎浮”等，可谓以佛语释佛图。

另一首为高存道题南塘鱼舍图之《木兰花令》（斜风细雨西湖路）高存道乃清末秀才，书法四体皆能，据笔者所收资料，高存道与马一浮交往情况均未作详述。马一浮将画中之景与心中之思移入词中，“西湖路”“旧日林亭”“窗前流水”“牵船上岸”均为画中之景，此景中只一老者独自持竿远去，洒脱自在当为马一浮心中之思。高存道将眼中南塘鱼舍移入画中，识画即识故时烟景，马一浮当是极为赞同此种做法，移景入画方能当时之景永存心中。

在马一浮众多的友人中，金蓉镜老先生是他极为尊崇敬仰之人，与马可谓忘年之交，常与之诗词唱和，探讨儒、佛要旨及其他问题。二人亦曾同游江南。马对金甚尊礼之。一次，由马一浮引见之友酒后失言，对金老先生甚不礼貌，马先是致函引咎自责，“昨蒙赐饮，彭君被酒，……愧未能辅之于前，犹欲规之于后。”[[16]](#footnote-16)又与友人同谒谢过。金年六十余，有子四岁而夭，马一浮两次致书以表安慰，后又以长诗慰唁，诗序言：“叟年六十余而有子，四岁而遂殇，人情之所难忍也。”[[17]](#footnote-17)据词集所录，马一浮与金蓉镜唱和词至少四首，分别是作于1926年的《青玉案》和1927年的《一丛花》及《酹江月》。作于1926年的两首《青玉案》，是在军阀动乱后马一浮与金蓉镜唱和之词。

既为乱后之作，词中皆可见疮痍之景，“昏鸦翅接斜阳冷，又一抹、虚空景”“东篱残菊，荒村独树”“药贵苓通书土梗”“空梁燕去，争巢鸦堕”……虽身历浮沉，世乱难安，马一浮仍然保持一份旷达、高洁之情怀。纵使“东篱残菊，荒村独树”，马却以为“别是人间境”，相比于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自在，不谙世事，更多了一份身处乱世却不为所动的镇定与安宁；目观“空梁燕去，争巢鸦堕”，心中仍看做“总是闲机境”，以佛家之宁静安然处乱不惊。第二首更体现出马一浮儒佛并存的处世态度，不管世外如何变乱，“收缗高卧，清波不犯”，仍可保持自己心灵的一份净土。

马一浮词集中，与其唱和最多的是其同事好友沈尹默，词集共收十四首马酬和之词。沈尹默 20世纪初在杭州任教时即与马相识，但在以后的三十年中，往还不多。直到1939年，复性书院创立，沈被聘为董事，马为主讲，两人才诗书往还不绝。两人同年，因此沈赠马词中说有“相逢俱老”[[18]](#footnote-18)句。

马一浮对沈尹默的诗词及其关于词的理论均十分赞赏。在给学生刘公纯的信中曾说“沈先生五言，风神标格深得力于陶公，亦不刻意取貌，是以为高。”[[19]](#footnote-19)在写给沈尹默的信中，说沈贶寄诸作，使自己感到：“一时珠玉满前，诚不自意蓬藋之中，”[[20]](#footnote-20)沈尹默对马一浮亦推崇备至，把马之刻先儒著作称为“删述之业”。两人交情甚深，故处事不避嫌怨。1944年，沈受书院董事会的委托，起草了《筹集刻书基金启事》，先生见后认为辞意有未妥，在未及与沈沟通前，即为改之，沈亦不以为忤，欣然接受。从改《启事》到1946年，在马一浮的词集中就有答、和、酬沈尹默的词十阕。如《浣溪沙·奉酬尹默写示近作》二阙，词中没有家国天下，没有禅理哲学，只是日常生活的即景而发，寄与友人，聊以互慰。或夏夜静对江渚，回忆二人同在复性书院的时光，抱憾未竞的理想；或诉说对古昔文人风格的偏好“不学阴何苦用心，每思陶谢爱长吟”，以言明自己对“清词丽句”的钟爱；或以“薜萝”“桂丛”表达自己淡泊宁静的处世态度。由马与沈唱和之词可看出，两人在1939年后相交甚深，所酬唱答和均无矫揉造作之词，皆真性情的坦率流露。1962年，两人互赠诗为八十首。1965年，马一浮作《预拟告别诸友》、《戏拟题告别诗后》，有“吾生非我有，正命止于斯”、“临崖挥手从兹远，且尽生前酒一尊”等句，得沈诗后，又作《尹默见示近作，忆念存殁诸友，咏叹三复，不能已于怀，率答二绝，藉以自广》诗，向朋友表达了自己将生死看做寒暑、昼夜相推如此简单自然之事。

马一浮与谢无量为总角之交， “两人性格迥然不同，而感情融洽无间。士林有‘二难’之誉。”[[21]](#footnote-21)童年相识至谢无量81岁辞世，两人在六十余载的交往中，形成了深厚的友谊。1940年，在谢无量为马一浮《避寇集》作序时说：“四海之内，一人而已。”[[22]](#footnote-22)1965年，马一浮在《谢啬庵先生诗序》中则说：“始予与啬庵相识……予于啬庵，虽未敢谓同得同证，然予之知啬庵犹啬庵知我，殆可谓无间然。”[[23]](#footnote-23)1964年，谢无量去世，马十分伤感，立撰挽联：“在世许交深，……空余涕泪洒山丘。”但短短一副挽联，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哀思，故又赋一律悼念，再后来又亲去吊唁。

马一浮词集中所收与谢无量唱和词两首，分别为《水调歌头·忍寒三叠前韵见寄并录示啬庵和作率尔再和》及《高阳台·啬庵见和秋感赋谢》。前一首为龙榆生、谢无量与马一浮共同唱和之词。龙榆生在词序中云：“晨起阴雾四塞，已而开霁，披诵陶渊明诗及稼轩词，有怀蠲戏、啬庵二丈，率拈此阕。”[[24]](#footnote-24)龙榆生亦是马好友，二人常有诗、书、词往来。据马一浮词集所收，1958年仅存词五首，有三首为和忍寒（龙榆生）的，有时题作“戏和” [[25]](#footnote-25)亦可看出二人交情。

谢无量、龙榆生皆为马一浮好友，谢、龙二人关系亦可由此知。三人虽分隔异地，但时常挂念彼此，遂以词相唱和方式来表情怀，与友人分享瞬时心绪。1960年秋，马一浮自庐山避暑归来，作《高阳台·湖上秋感》词，谢无量见后即和，马一浮又赋词以谢。

1960年，马谢二人均已近耄耋之年，“皓首行吟，百年已近黄昏”。历史过往，人世沧桑，历尽浮沉的马一浮泛舟湖上，对生命宇宙抒发感慨，“千山万水知无尽，看青天、自转双轮。古今来，多少贤豪，整顿乾坤。”在答谢友人的词中，马一浮再次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态度，“林卧逍遥，任伊八表同昏……不恨离群。满袖芳馨，梦中对菊开尊。”马一浮自幼欣赏陶渊明淡泊高雅的处世之风，十一岁便作诗曰：“我爱陶元亮，东篱采菊花。”[[26]](#footnote-26)在他八十多年的人生中，马一浮始终将陶渊明作为自己标榜之对象，为人处世颇有靖节之风。年过古稀，早已参悟世事的马谢二人“通江唱和”，深情厚谊了然可鉴。

在马一浮先生八十五年的人生中，结交甚广，与许多学界名流均有交往。他们通过诗词唱和，或交流学术思想，或抨击社会黑暗，或阐述儒佛道义，是当时文坛蔚为壮观的一幅景象。马一浮先生与友人的交游之词作为先生交游词中的主要部分，对于探析先生一生足迹、生平交往有很大的帮助。

**三 结语**

**马一浮先生是民国时期一代大儒，其交游甚广，与友人、学生均有诗词唱和。马一浮诗中更多的是与友人学生探讨他的儒佛哲学思想，在词中则多是与友人互致问候之辞、向学生表达关怀之情。从其词作中更容易发现他的真性情，也可勾勒出他一生与人交游的轨迹。马一浮先生向来对自己的作品不甚重视，数量本就不多，又经过文革动乱，遗留更少。本文仅从137阕交游词入手，对马一浮词作一初探，进而丰富其研究成果。**

**Yifu-Ma’s Communication Ci**

**Hongyan-Yu ¹, Peixin Wei²**

**(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Hangzhou 310014)**

**Abstract: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** **School, Yifu-Ma created quite abundant of poetry, but he wrote only a small part of Ci, therefore,** **the academic studies for his Ci are few. And the content of his Ci is mostly for association. Researching his Communication Ci, may help u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Yifu-Ma‘s creation of literature.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his communication Ci to understand hi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using Ci, therefore, to further grasp his creation of Ci.**

**Key words: Yifu-Ma; Communication Ci; answering the ancient Ci; communication with modern people**

1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六册.89.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五册.81.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五册.57.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五册.81.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马一浮.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⋅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,第六册.71.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马一浮.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⋅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,第五册.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龚慈受.吕洪年.马一浮先生的诗词造诣与学术创作[J].杭州大学学报,1998,(2),83.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龚慈受.吕洪年.马一浮先生的诗词造诣与学术创作[J].杭州大学学报,1998,(2),81.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词有引子：苏庵既改题重玄亭，复用敬生言，榜其桥亭曰“濠梁”，所以寄吾濠上之思也。戏拈此解，以资谈助。中伏后一日雨凉书此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马一浮.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五册.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马一浮.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六册.77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马一浮.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⋅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,第六册.69.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丁敬涵.马一浮交往录[M].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3.213.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马一浮.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丁敬涵.马一浮交往录[M].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3.156.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二册.433.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一册.9.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沈尹默.秋明集[M].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二册.980.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二册.727.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龚慈受.吕洪年.马一浮先生的诗词造诣与学术创作[J].杭州大学学报,1998,(2),82.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三册.46.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吴光.马一浮全集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3.第二册.50.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龙榆生.忍寒诗词歌词集[M].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.231.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龙榆生.忍寒诗词歌词集[M].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.231.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丁敬涵.马一浮交往录[M].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3.6. [↑](#footnote-ref-26)